

新书

## 《世界将我包围》

林夕 著

【内容提要】&gt;&gt;

张国荣唱出的,是他笔下的世界。王菲的百变里,有他的个性张扬。林夕,这位怀旧老歌金牌词人,华语世界最后一位唯美词人,他自己的世界又该是如何?有多少不一样的烟火?

本书集合林夕80多篇散文,通过六章,展现出一个词人眼中的世界。对世事的感悟,对人生的安排,以及看得见、看不见的人际纠葛……

正因为他这样看待这个世界,才会为这个世界写下这么多深刻的歌。

【精彩摘要】&gt;&gt;

## 世界将我包围

那一夜,我们在山顶,以居民的身份像游客似的俯瞰熟悉的维多利亚港。那人看着看着,居然唱出“世界将我包围”那歌词,倒是意想不到。

登高看景,无论是在凌霄阁,还是在101大楼东京铁塔之巅,其实,都看见了什么?有人看到了大街大楼缩小后的气势,有人看出了一时膨胀放大的胸怀,有人很简单地叫了一声,“好大哦”,或者是,“好小哦”,到底是什么大了,是什么小了?

杜甫登高,感想是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给缩小的是山,是过去以为很大的山,那变大的,应该就是视野胸襟眼界吧。大世界忽而变成小人国,要不让人自觉遗世而独立,高了;要不让人惊醒身如蚂蚁的自我,矮了。无论高了矮了,都超然了。

登泰山而小天下,登太平山而小香港,那人却没有因大地在我脚下而感叹世界华丽而渺小,反而高歌“世界将我包围”,目击到壮观也是种压力,他在山上看风景,风景也在山下包围他。这叫住在“君临天下”的人情何以堪呢?君临天下换个角度也可以看成兵临城下,只是那些兵没有攻城,也没有撤退,说不出是在保卫还是围堵,敌我难分。所以,世界将我包围,还是我将世界包围,都可以很可怕。

那人说得没错,在山上的时候,我们给楼盘包围,于是就谈到了民生,提到了公道公平之分别、贪婪恐惧之因果,我们没能超越眼前所见的。我想,如果我们走到另一端,南面而朝,给远海包围,可能会从海洋讲到水,又从水讲到我的信仰。假如他面对的不是我,可能会从海讲到环保,从环保讲到末日。但,彼时彼刻,世界包围我们,而我包围了他,他也包围了我。

下山之后,同一个世界换了布景,他可能会上网,发表意见,然后给意见包围,选择加入一个群组,相互影响,自己的看法中有组员的看法,最后混为一体。他可能会给另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话题包围,那些话题本来没有进占过他的脑袋,但说着说着,便越说越高兴。都说,感情是可以培养的,正如他会买一件本来没有感觉的心头好,只因为耳濡目染,日久生情。

每个人的世界外面还有世界,从报章杂志看到的世界,从影视看得的世界,从商场街市买到的世界,从耕地餐桌吃到的世界,眼耳口鼻身意舌无时无刻不给世界包围。

世界可以很大,大到让人迷路,直到陌生的,熟习了,就变成环境的产物,由君王变成国民。世界也可以很小,特别是独处在浴室那一刻,小到只剩下自己,浸在小小的一缸水里,什么都不想,只想到,那是难得突围的一刻。

【作者简介】&gt;&gt;

林夕,华语乐坛最为著名的词人,词风自成一格,以填词速度快、产量多而著名,最高峰时曾年产歌词超过200首。林夕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,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歌词创作,至今已创作歌词作品近三千首,为华语乐坛上百位歌手奉献出自己的词作,于2008年度香港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》上获得代表香港乐坛最高成就的终身荣誉大奖——“金针奖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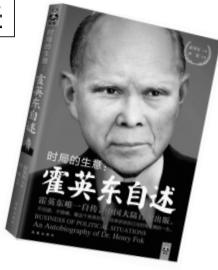
▲《世界将我包围》▲  
译林出版社  
2013年5月

连载

11

凤凰出版社

霍英东的一生,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。本书真实、详尽,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,对敏感事件、历史人物的评价。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,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、捕捉商机的大格局、大智慧。



连载

海天出版社

1900年春,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县,拳民教众火拼,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,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,一路北上,最终命归何处?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、利用到镇压?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,是沉重?还是荒唐?是喜剧?还是悲剧?

## 请神容易送神难

太后鲜见的说了一番话:“你两所奏属实,我又不是眼瞎,有些事我还是看的准的。前日,我已下旨,责成刚毅、董福祥‘一面亲自开导,勒令解散,其有年力精壮者,即行招募成军,严加约束’,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上册,页145页)但好像以为时过晚,查办无力,刚毅在吗?是不是呀。”

“臣在。”协办大学士,军机大臣刚毅急忙趋前,奏道:“禀太后,正是。此时我英勇拳民个个忠心耿耿,均愿誓死护我大清,护我朝廷。一概不愿领赏回乡。微臣感叹拳民的拳报国之心,亦不便强行遣返。”接着,又低声说道,至于董福祥的回回兵,本是“义军”出身,是受左(宗堂)大人招安而归顺朝廷的,一些流匪习气更是一时难改,所以……刚毅的话里充斥着对董祥福部的鄙夷。光绪说话了:“实当初本不该调甘军入京。这样的地方军纪败坏,且战力不强,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现在已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”

“皇上英明。”荣禄急忙表态,“亦请皇上恕罪,当初,调甘军入京是微臣的主意。彼时,只是考虑到他们离京最近……”荣禄是个老滑头,他这番话实际是替慈禧太后抗屎盆子。真正调董祥福部入京的实为太后。太后本想利用董祥福愚忠、颟顸加英勇。不料他的部队匪性难改,到处惹祸。

顺着甘军的话题,荣禄又说道:“适才刚毅大人所言似有不妥之处。对于村匪流民、街头小痞断不可手软。若不,尽是这些害群之马毁我大清基业。据我部下所报,侵扰各国公使馆的尽是此等小痞。这些人必须尽快甄别、遣返。”刚毅阴阳怪气的回到:“假如强行遣之,一旦激起兵变,将如何。”

“这完全是借口。”那个袁旭又开口了,“我有十万精兵驻防京畿,难道还怕几群不成气候的流痞?如今这局面完全是当初放纵的结果。拳匪本不该进城。正是他们的进城以及滥砍滥杀,才导致了联军的进逼。”

刚毅当即进行了反驳:“此话欠妥,近几日京城是有点乱,但溯其根源仍在洋人、洋祸;洋人、洋祸一日不除,我的军民除洋灭洋便一日不停。”

内阁大学士联元看不下去了,当即大声说道:“此乃一派胡言。请问,何以叫除洋灭洋。再请问,当世世界,谁能完全抵御住西洋西风的渗透。放眼当今西洋各国,均已完成了工业革命,国家政体先进科学,国家经济兴旺发达,国家军事船坚炮利。正所谓民富国强,上下和谐。请问,谁能闭眼不视这一事实?谁有能力抵御西风渐进。瞧那蕞尔小日本便是实例,一但彻底西化,便一夜之间强大起来,想我神圣华夏长五千年之悠久历史,自身文化博大精深;虽不可像小日本那样全面西化,但亦不可完全拒洋毁洋;而应取之之长,补我之短。以尽快消除弊端,奋力赶上。”

“哈哈,说的多好听啊。”一听这阴森森的笑声,就知道庄亲王载勋的无赖劲又上来了:“那么,洋人的月亮是不是也更圆呢?洋人的屁是不是也更香呢?哈哈……”

不怕邪的来了。户部尚书立山直对载勋:“在下不知西洋的月亮圆不圆,洋人的屁屁香不香。但我知道,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。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。通货既不流通,市场交易全停,一夕之间,北京已不是北京了。(见六月十八日《稳定行市上论》,载《史料续编》604页)北京的经济生活将陷于停顿。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将难以继。庄王大人,你的人马尽可以日杀千人,但他们是不是也要吃饭喝水呀……”“轰……”殿上顿时一阵喧闹。慈禧大怒,吼道:“放肆,此乃朝廷的御前会议,不是前门大街的酒肆茶坊。尔等贵为亲王的亲王,重臣的重臣,平日里食拿国家的俸禄,享尽荣华富贵。现实里却在这里要小流痞腔,尔等还有半点的责任和良心吗?”听得出来,并不糊涂的老太后十分反感载勋的所言。一年后(《辛丑条约》签署),老太后下旨将载勋“赐死”。载勋挨了训,很觉得没面子,便小声嘀咕了句:“太后有所不知,洋人已经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了。断不可在对他们仁至义尽。而应……”“什么绝境,洋人又怎么了。有话快说。”老太后见载勋斯斯艾艾,更加来气,“有屁快放……”

载勋反倒不说话了,只是那眼睛斜着看了眼立在一旁的载澜。但见载澜向他使了个眼色,那意思是说,不要慌,还不到火候,这眼神是瞒不过刁钻狡猾的太后的,只见她瞪了载澜一眼:“你有话就说。别唧唧咕咕的,让人瞧不起。”载澜马上跪下了:“禀太后,让他们先说,让他们说够。”端王这回的口气有点硬,很有点发制人的味道。“瞧你们这德行……”太后回话这么一句。这句连两边都打了。载澜起身站回了原处。神情有点孤傲。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周围所有的会臣工。

正在这时,那个一身书生气的礼部侍郎许景澄又把话接了过去:“禀太后,还有更严重的,昨天,神机营的军爷们又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。这是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。本官近些年来自使西洋各国多年,从没遇到过此等恶劣的外交事件。如果我们处置不当,会在国际上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。”

## 霍英东自述

霍英东冷夏

## 当时“分契”是个先例

谈起香港早期地产发展的情况,当时盛行把楼宇出租,与香港传统的楼宇买卖方式有直接关系。五十年代之前,香港的楼宇买卖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。那时,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。没有巨额资金,很难购买下来;而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,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。因此,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,私人极少涉足其中。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,若不是整幢卖出去,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。所以,当时的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,并不称作发展商。

我记得那时一些位于九龙深水埗一带的物业颇为吃香,买家多是“金山阿伯”(华侨),他们置业就是为了收租。而那些地产商,像利希慎家族、何东、广生行、陆海通等,亦一律是以建楼收租为主。通常建筑期是一至两年,租给别人,起码七至十年才能翻本。而那些小的地产商,则是小本经营,通常盖两层至四层的房子出售,行内称之为“炒四热萃”。总之,这种经营方法,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,赚不到大钱,亦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。

至于这种传统的地产经营方法为何流行多年,这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,那时港府不承认楼房的上盖,即建一、二层,或四、五层,政府都不理,政府把地卖给你后,只承认你一个业主,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。若把楼宇分层出售,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其实,不仅是在香港,在世界很多地方,那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。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,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,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。

直到五十年代初期,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,于是想改弦易辙,探求新的售楼方式。他们想出的新方法就是:好像“切月饼”那样,把楼宇契约切开,即“分契”,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。

但那时在香港,“分契”并无先例。这时,有一个姓罗的大律师认为此法可取,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,只需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。结果,罗律师果然成功,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。但是,那时的分层出售也仅仅局限于一些唐楼式的楼宇,即一些最高不超过五层,每层只有一个面积一千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;事实上,五十年代初期前的香港楼宇,基本上也是这种五层以下的旧式楼房。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,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,但顾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家。当时的楼宇,每层约一千英尺,每英尺约二十元,总价约为两万港元。但那时普通的打工仔,每月的工资约为二百元,一下子拿出两万元来的人毕竟不算很多,故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,仍然不算活跃。在我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,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,出售所有楼宇。

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,我们叫做“七千顶手,月租两百”,即顶手费一般要七千元,每月还要交两百多元的租金。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,售价一般在一万四千至二万元之间。也就是说,一个出得起顶手费的租客,再支付与顶手费差不多的钱,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。两者比较,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。况且,分层出售楼宇,资金周转快,回收快。

我们兴建的四方街住宅楼宇,除个别高达六层外,绝大多数都是五层,每层平均八百余英尺,售价由一万四千元至三万六千元不等。

我曾一度经营杂货铺,亦从事过剩余物资的买卖,又做过三年海上贸易。这三次经历,其实都是做商品流通的生意。也可能是这个原因,我对商品流通的意识很强。一踏足地产行业,我就把楼宇当成是商品,并想方设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,以此加快资金周转,缩短投资回收期。

事实上,也可能是由于那时做地产生意的人的这种地产商品化意识不是很强,故而在五十年代初期,地产尚未正式形成一个新兴行业,而那些做地产买卖的人也并未称为地产商。

为把四方街的楼宇迅速推销出去,我在筹建之初,就想到了一个促销方法:编印楼盘说明书,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、价格、交楼日期等数据,向买家广为派发。

印发售楼说明书,在当时是个创举。我当时想,有了地,要起楼,关键是要有人买,但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本,不同的楼宇,有不同的高低、结构、面积和材料,所以要预先编印一本说明书,让买家了解楼宇的情况。

另外,那时香港的地产经纪不如现在这样活跃,那些带市民去看楼的人,个个都是“负气卖楼佬”,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带一两百人去参观楼盘,一天来回奔走十几二十次,老公今天看完,第二天老婆又要来看,没完没了的,他们天天带人来来去去,腰酸背痛,招待不过来,于是就负气对客人说:“你们自己上去看吧!”客人问多一句,他们都要骂人的。有感于此,我就想到编印一本售楼说明书,向买家推介楼盘,让两公婆可以拿回家好好商量。

我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,就交代伙计去做这样的一本小册子,还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。他们就按我的想法编出来。把编好的数据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,我就坐在印刷机旁,亲力亲为,一边修改数据,一边看工人印刷,因为时间很急,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。结果,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,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,以后地产商纷纷效法。但我那时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。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,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,我还采用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:“卖楼花”。那是1953年底的一天,我来找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,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。在此之前,我刚用分层出售的方法,卖掉了我们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。

王金年

“皇上英明。”荣禄急忙表态,“亦请皇上恕罪,当初,调甘军入京是微臣的主意。彼时,只是考虑到他们离京最近……”荣禄是个老滑头,他这番话实际是替慈禧太后抗屎盆子。真正调董祥福部入京的实为太后。太后本想利用董祥福愚忠、颟顸加英勇。不料他的部队匪性难改,到处惹祸。

顺着甘军的话题,荣禄又说道:“适才刚毅大人所言似有不妥之处。对于村匪流民、街头小痞断不可手软。若不,尽是这些害群之马毁我大清基业。据我部下所报,侵扰各国公使馆的尽是此等小痞。这些人必须尽快甄别、遣返。”刚毅阴阳怪气的回到:“假如强行遣之,一旦激起兵变,将如何。”

“这完全是借口。”那个袁旭又开口了,“我有十万精兵驻防京畿,难道还怕几群不成气候的流痞?如今这局面完全是当初放纵的结果。拳匪本不该进城。正是他们的进城以及滥砍滥杀,才导致了联军的进逼。”

刚毅当即进行了反驳:“此话欠妥,近几日京城是有点乱,但溯其根源仍在洋人、洋祸;洋人、洋祸一日不除,我的军民除洋灭洋便一日不停。”

内阁大学士联元看不下去了,当即大声说道:“此乃一派胡言。请问,何以叫除洋灭洋。再请问,当世世界,谁能完全抵御住西洋西风的渗透。放眼当今西洋各国,均已完成了工业革命,国家政体先进科学,国家经济兴旺发达,国家军事船坚炮利。正所谓民富国强,上下和谐。请问,谁能闭眼不视这一事实?谁有能力抵御西风渐进。瞧那蕞尔小日本便是实例,一但彻底西化,便一夜之间强大起来,想我神圣华夏长五千年之悠久历史,自身文化博大精深;虽不可像小日本那样全面西化,但亦不可完全拒洋毁洋;而应取之之长,补我之短。以尽快消除弊端,奋力赶上。”

“哈哈,说的多好听啊。”一听这阴森森的笑声,就知道庄亲王载勋的无赖劲又上来了:“那么,洋人的月亮是不是也更圆呢?洋人的屁是不是也更香呢?哈哈……”

不怕邪的来了。户部尚书立山直对载勋:“在下不知西洋的月亮圆不圆,洋人的屁屁香不香。但我知道,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。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。通货既不流通,市场交易全停,一夕之间,北京已不是北京了。(见六月十八日《稳定行市上论》,载《史料续编》604页)北京的经济生活将陷于停顿。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将难以继。庄王大人,你的人马尽可以日杀千人,但他们是不是也要吃饭喝水呀……”“轰……”殿上顿时一阵喧闹。慈禧大怒,吼道:“放肆,此乃朝廷的御前会议,不是前门大街的酒肆茶坊。尔等贵为亲王的亲王,重臣的重臣,平日里食拿国家的俸禄,享尽荣华富贵。现实里却在这里要小流痞腔,尔等还有半点的责任和良心吗?”听得出来,并不糊涂的老太后十分反感载勋的所言。一年后(《辛丑条约》签署),老太后下旨将载勋“赐死”。载勋挨了训,很觉得没面子,便小声嘀咕了句:“太后有所不知,洋人已经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了。断不可在对他们仁至义尽。而应……”“什么绝境,洋人又怎么了。有话快说。”老太后见载勋斯斯艾艾,更加来气,“有屁快放……”

载勋反倒不说话了,只是那眼睛斜着看了眼立在一旁的载澜。但见载澜向他使了个眼色,那意思是说,不要慌,还不到火候,这眼神是瞒不过刁钻狡猾的太后的,只见她瞪了载澜一眼:“你有话就说。别唧唧咕咕的,让人瞧不起。”载澜马上跪下了:“禀太后,让他们先说,让他们说够。”端王这回的口气有点硬,很有点发制人的味道。“瞧你们这德行……”太后回话这么一句。这句连两边都打了。载澜起身站回了原处。神情有点孤傲。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周围所有的会臣工。

正在这时,那个一身书生气的礼部侍郎许景澄又把话接了过去:“禀太后,还有更严重的,昨天,神机营的军爷们又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。这是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。本官近些年来自使西洋各国多年,从没遇到过此等恶劣的外交事件。如果我们处置不当,会在国际上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。”